

SHAONIAN DAXUESHENG ZHIMI

少年大学生

之谜

汪永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O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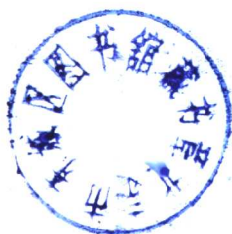
NG ZHIMI

90176336

少年大学生

之谜

汪永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立平

封面设计:周艳梅

少年大学生之谜

汪永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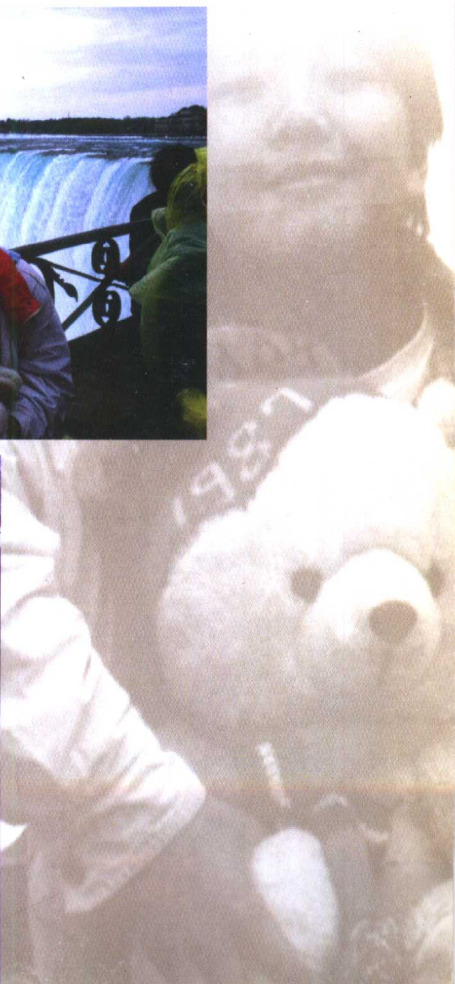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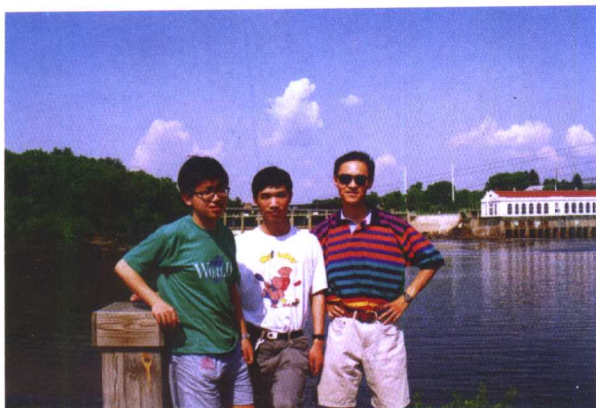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147,0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21-1728-6/I·1398 定价:1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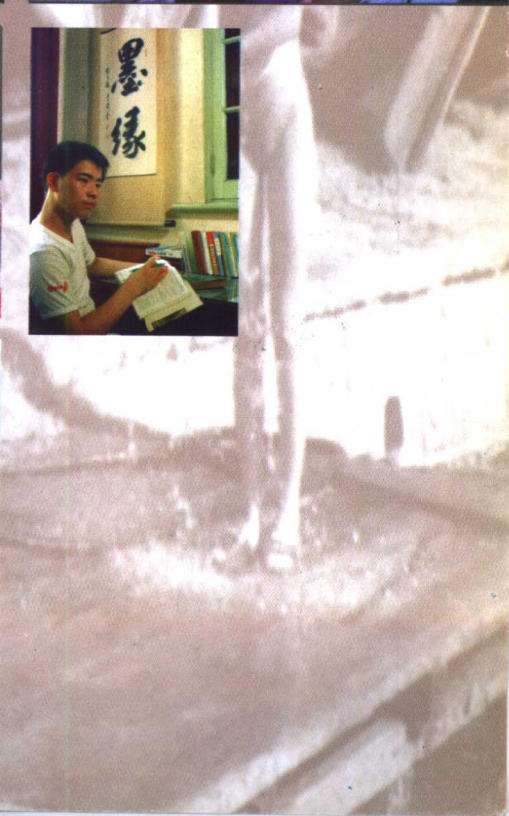
少

年大学生童年生活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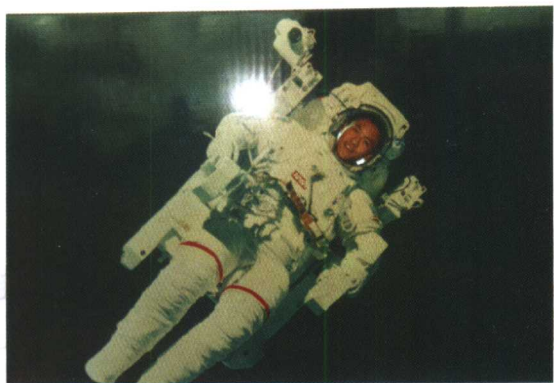
少年大学生童年生活情

景



向

知识高峰冲刺的少年大学生



序

方立平

少年大学生这个名称，有着一一种特殊的社会吸引力。8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率先开设“少年班”，消息一传开，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以后不少大学仿效之，许多原本还得在中学里再“孵化”一阵的毛孩子，纷纷一跃而成了小大学生，这个情景顿时成了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奇妙景观。当时，人们还不清楚，其实，在我们中国，早在千百年前就开设过同样类型的“少年班”，只是唐朝科举考试开设的“少年班”称作“童子科”，明朝的则称作“文华堂”，等等；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早我们好几年，在70年代就冒出了“天才少年”班（如美国卡拉桑托斯学校和霍普金斯大学开办的），并且一直繁荣至今。

一晃十几年过来了，少年大学生的涌现与培养，作为一种教育试验，无疑结出了丰硕成果。有人把现时的孩子说成“小皇帝”，这种比喻并不准确；但如把“少年班”的优秀少年喻成皇冠上的“明珠”，倒很能让人感觉到这些小人才的价值。当然，这么多年来，对少年人上大学这一现象表示困惑，示以异议的也还是有的。但能用“少年大学生中至今也没出一个得

诺贝尔奖的”来否定这一奇观么?!感谢诺贝尔奖获得者扬振宁、李政道教授对中国的这些“天才少年”，做了充分的肯定，他们热情地与那些少年人座谈，给予热诚的关注和积极的指导。

我曾对少年大学生现象示以困惑、异议的议论作了较长时间的思考。终于恍然大悟：从一些报道来看：示以异议的多半是拿个别至今无大成就的少年班学员做例子，以证明少年大学生的培养并无必要，“少年班”办得并不顺理顺章。这似乎有点机械实证主义。诚然，少年大学生中是有过并不如人意的个例，但分析一下即可发现，这些个例往往产生在早期学员中，这是因为，早期的学员都是“自生自灭”地冒出来的；再加那时的招生，偏重学习上的“一技之长”，较少注意整体素质的考察，所招个别学员身上存在的素质、性格不健全，影响了他们以后的发展。这种遗憾是任何实验的初期所难以避免的。大量的资料则证明了，随着社会上“超常教育”的不断改进，对少年大学生的培养亦日趋成熟和系统化、理性化，这些“皇冠上的明珠”，这些“小人才库”里的娇子，便透出更多的辉煌，为教育实验和人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范例。

我曾在十多年前便追踪过一位“天才少年”，我在当时撰写的一篇题目为《综合型教育》的报告文学中记述过这位少年如何在父母、学校老师共同关心下，在读完小学四年级后考入大同中学的经过。后来这位少年又连跳两次级，于14岁时考入交通大学“少年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这个小名叫“明明”的少年，当时还是同龄人中全国书法比赛获奖最多、获奖层次最高的少年书法家，参加过中国少年书法代表团，出访过日本，并在那里引起轰动；他还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

良品行,被选入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与常昊一起被推为全国的“希望之星”,还当选为《我们一百万》报的主编。就是从明明的成长史上,我深感少年大学生的出现没错,而且本体上充满积极的教育感召力,同时它与现时推崇的素质教育等不无有呼应之处。站在现在的社会教育视角,用“艺术教育”、“素质教育”来衡量这位少年学子,就看得很清楚了:在他的少年大学生的学习基业里,不正有着来自艺术教育的最初的动力?他的成材,不正得归功于超前地接受了“素质教育”?从他目前刚 20 岁,便出人意料地暂别书斋,走向华尔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级金融决策、管理人才来看,他的人生选择又多么富有个性——这又成了眼下教育界同样热衷的“个性教育”可以探讨的一个例证。我由此感悟到,谈论了这么多年的少年大学生现象,与现在教学中大谈特谈的艺术教育、素质教育一点不矛盾。少年大学生们是一群很具个性的“超常者”,对他们的教育该研究的是:不应以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教育他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对他们的教育方针,任何时候都该超越那种“把智商高的孩子消磨到普通儿童的洪流之中去”为代价的“批量生产”的常规教育之“常”。超常教育就是个性化教育,就是尊重孩子发展“本我”的成功教育。少年大学生正是无数种个性教育中的数种。

正是从“明明现象”开始,我关注起整个少年大学生现象。我一直想能揭开这个现象背后的谜底,但又深感如果主要靠二手资料是无力揭示这个谜的本质的,而若要为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四出采访,客观条件又几乎不可能。正巧,两年前的汪永晨来到上海,她是专程来把她获得的中国第一个国际广播新闻大奖的奖金献给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为学生们设

立一个奖学金的。我忽然感到由她去采写《少年大学生之谜》这么个带有相当纪实性的命题是最适合的了。她有着为做范大雷的一个 20 分钟的广播节目而足足采访录了几十盒录音的敬业精神；有着已引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注的、她一手发起的“爱鸟、爱我绿色家园”活动的创举；有着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而赶写出《女性的独白》的理性思辨；而且，她已热情报道过明明。我深信她这位学者型的“京都名记”是一定能利用职业的便利获得最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并作出深刻的分析。她回北京不久，便来电告知已找到一所八九年来每两年一个班地培养出少年大学生来的北京市八中学。接着她——正如她在后记中所写，连春节都不休息，四出采访，采访了家长访学生，采访了老师又访北大的专家。尔后她患着腰痛，忍着剧痛，坐在电脑前整整三个月，完成了这部书稿。很快我便成了她的这部书稿的第一读者。

掩卷之下我想说，这真是一部有份量的好书。这里，自然无需我来赘述汪永晨笔下的这个关于少年大学生之谜的任何精彩的细节，这些，读者随手翻阅是就可以发现的。我只是想说，她在揭示这个谜底时，采写得是多么深入，记录得是多么翔实，分析得是多么入情入理，整体上又组合得多么机灵。她在讲述“来自少年大学生父母的报告”篇章中，借那些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之口，为天下做父母者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育儿”课；她在“来自少儿班教师的报告”篇章中，以北京市八中少儿班教师的教学实验经验，为天下为师者拓展开一种新的教学思路；而在“来自少年大学生自主的报告”篇章中，她又让我们听到了这些小大学生自身的真实想法。这实际上，已经使这部《少年大学生之谜》成为了一部具有让家长、教师、学

生、教育研究者们同步阅读价值的书。我在想，当家长、教师、学生、教育研究者们边阅读此书，边继续着少年大学生这个“超常教育”的课题实验，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是的，对于多年来有关少年大学生的培养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经验，这是读完汪永晨的这部《少年大学生之谜》后谁都能感受到的。当然，对于少年大学生这一教育研究课题也还得继续深入研究下去，特别是如何结合目前教育界广泛提出的“素质教育”作些新的探讨。但让人感到有些不安的是，我听说北京市八中这个少年大学生的“摇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至今不大愿意对他们已有的成就多作报道。他们一定是面临上了什么为难之事，否则不会感到“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如履薄冰”，也不应感到记者的报道“令我们如坐针毡”。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对少年大学生的“超常教育”固然至今尚有不理解的议论，更主要的还得承认我们以往对这一教育界特殊的超常现象的积极意义还没有研究透彻，至少在理论上还没能说明白，还没能让各种冲突的思路凝聚到共同的“点”上来。那是有待于更多的具有务实精神的教育理论家一起来探讨的。而现在——按汪永晨的说法：争论对于理论家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一种“职业”，但对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完全可以把它暂丢在一边再说，认定一点：有那么多明明的优秀少年大学生存在，这种特别的超常教育则一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汪永晨把她写就的这部书说成是读者“您眼前的一扇门”，里面有“风景”。那么，我劝各位都不妨走进去，进行一番“观光、探寻、舍取”。相信您一定会很有收获。

1998年春于方寸斋

前 言

汪永晨

“少年大学生”——这个特殊的名称,这么多年来,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无数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更是牵动了每个“社会细胞”(家庭)中每对望子成龙的父母的心。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眼里还充满稚气,行为举止还满是天真,本来还得跻身在中学生队列中,却走进大学,与高过一个头的兄长、大姐们一争高低。这着实是个谜。笔者是在做了长时间追踪采访后,才对此谜悟出些真谛的。本书将努力揭示这一谜底。

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一句豪言始终在心中震荡,震得心里火辣辣的:

“我一定会红遍半个世界。”

好多年前,一群孩子在一起聊天,一位年仅9岁的小中学生说:“我要是早生130年就是爱迪生。”还有一位说:“我要是早生100年就是爱因斯坦。”但另有一位则对那两个孩子说:“如果你们晚生50年,就该说了:我要是早生50年,就是杨天。”也就是这位杨天,说出了那句“我一定会红遍半个世界”的豪言,它近乎是一种决心。

杨天有敢说这番话的底气,是因为1995年年底,他在中国北京中关村设计出的一个软件被美国IBM公司十分看好,

并与他签了连杨天自己都觉得是美国人吃了大亏的“不平条约”。有了这个软件的垫底,今后杨天的名字还愁不随着它“红遍半个世界”。杨天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少年大学生。

像这样的少年大学生,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一大帮:

1995年,美国摩根集团的一间办公室里站着一个中国小伙子。在美国人的眼里,19岁的他分明还是孩子,眼睛里的稚气未消,举手抬足更是乳臭未干。可是,在美国人手里,这位叫明明的中国男孩的简历,让摩根集团的董事们明白,眼前的这个才满18岁的中国男孩绝不能放过。他在中国上了两年大学后于16岁时,在与全世界3000个竞争对手抗衡中考取了美国长青藤学校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的两年学生生涯中,小伙子的眼睛和举动已经盯上并涉足了华尔街。1996年暑假,中国男孩明明,要在“摩根”留下他迈入美国金融界的足迹。

柏一,9岁上中学,13岁上了大学,看门的人常常把他当做到大学来玩的小学生。他也是大学未毕业就到了美国的。美国的惠普公司为他开了先例:他去应聘的时候还差一个多月才满18岁,公司硬是把名额给他留着,让他过了生日再来上班。而他,在让多少美国人都眼红的位置上干了没多久,就生了跳槽的念头:“在计算机软件的世界里遨游过了,硬件的滋味我也该尝一尝呀。”于是他给因做了“侏罗纪公园”电视片而风靡美国的那家公司的老板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把自己的心愿略表一番。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老板的回信中,不但有欣赏他的才干,非常欢迎他前去应聘的词语,还有为他尽快去应聘买好的机票和供旅途吃住用的支票。在美国这家前景广阔的公司里,柏一很快就拿到了高级职员的薪金。当他提出

想继续学业时,老板慷慨解囊为他提供时间和学费,支持他早日拿下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实精明的老板知道,柏一读硕士生时所写的一篇论文,就拿过全美超级计算机大会的杰出论文奖。那一年,获得此殊荣的只有7个人,柏一年龄最小。这篇论文后来被列为美国高校计算机参考文献。谁知道柏一做博士时写的论文,又会创下什么奇迹?到那时,风光的不只是柏一,对公司来说,那将意味着什么,美国老板当然在意。

当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开播的时候,人们看到的片头便是出自于一个少年大学生之手。他曾在12岁的时候就在电视上以中学生的身份在大学生辩论会上大出风头。那次的辩题是:京剧用西洋乐器伴奏是否合适?这位坐在台下的中学生站起来支持反方的观点。一个大学生没把他放在眼里地问:那你觉得一个中国人穿西装也不合适了?当时这个不起眼的小孩子停顿了一会儿,便马上举手要求反驳对方。著名的男主持人同意了。这孩子的第一句话是:我刚才一时没反应过来。台下笑了起来。一脸严肃的他没被笑声吓住接着说:我觉得刚才那人说的有点偷换概念。台下大笑。他接着来一句: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如果一个人他上身穿的是马褂,下身穿西装裤那合适吗?当时,电视转播导演不失时机地给了这个小男孩一个大特写。

正在建设中的北京金融一条街,G1大厦中选的两个设计方案,有一个设计者才18岁便已大学毕业。在此之后,这个女孩的设计桌上,又铺开了为北京的另一座五万平方米的大厦绘制的、将现代外形与古典风貌融为一体的设计图纸。

还是一位女孩,她是吉林大学的骄傲。21岁,很多学生还没有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时候,她已参加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研究生院的论文答辩。这之后，她坐上了我国最年轻的工学女博士的交椅。

一位少年大学生，硕士毕业后，在两年之内主讲了两门课，辅导了三门课，还参加了《飞机的自适应控制》课题的研究和航空航天工业部的有关课题，发表了数篇论文，他既教书育人，还担负着多种社会工作。

易新，11岁考上大学，南开大学毕业后，1994年他还不到16岁，就因考试成绩优异，被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看中争相招为自己的研究生。于此同时，易新又以“托福”成绩623分、GRE成绩2250分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录取，他选择了后者。1996年春节，在他写给家里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年夏天，我将拿到两个硕士学位证书。两年后的夏天，就该是我拿博士的时候了。

郑培，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外国公司做事。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他有一次和公司的人打赌做俯卧撑。对方是个膀大腰圆的老外，根本就没把郑培放在眼里，一口气做了50个。轮到郑培了，公司里的同事以一种同情弱者的心情给他一个一个地数数鼓劲儿。可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白面书生竟越做越轻松，最后以51个结束并获胜。当然大家也都看出来，郑培的潜力并没都用上。外国老板为此奖励了他一副哑铃。郑培让老板刮目相看的还有下面这件事：他们公司里用一种八又二分之一英寸乘十一英寸的打印纸，一天纸用完了，中国生产的打印纸又不是这个规格，总裁让他用中国造的纸裁一些。裁完了美国老板说这纸不标准，于是拿了一张美国造的纸比了比，果然差了一毫米。郑培却说，那是你们美国的纸不标准。我裁的是绝对标准的。怎么办？拿来尺子量吧，用的当然是人家美国造的尺子，量的结果，美国造的纸确实比标

准短了一毫米，郑培栽的中国纸正合适。这虽然都只是些小事，却显示了精确思维与全面素质。

前几年，在瑞典的几家报纸上，都以“最年轻的博士”为题，对来自中国的一名少年大学生作了报道。这位当年以 15 岁的年龄考取瑞典皇家工学院的闻日，是中国派出的理工科留学生中最小的一个。就在他开始留学生活不久，一位颇有名望的数理统计教授问他：“你愿意读研究生吗？我可以带你。”后来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闻日于毕业前一年免试成为统计学博士生。闻日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为严格审查和扩大国际影响，答辩会由瑞典国家有关部门请挪威一位著名的教授主持。答辩会上，这位年仅 23 岁的中国小伙子以其开阔的思路，将专家教授们带向一片新颖的天地。他娴熟地应答了教授、学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最后一致通过授予他博士学位。闻日成了这所学校有史以来培养的最年轻的、也是他所学专业世界最年轻的博士。为此闻日曾轰动了斯德哥尔摩。他还出席过美国、英国、挪威、奥地利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了 10 多篇论文。他就读的利彻平大学破例为他出版了《闻日文集》。

一位做奶奶的说：天才有没有我不知道。可我们家的颀晓，高考那三天里，看了四本小说。她 14 岁时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美国的一所大学。当美国的学校就要开学了，颀晓还没拿到签证时，美国大学的那位系主任给美驻中国大使写信说，“你不能再耽误这位女学生一年”。结果，颀晓获准赴美求学。她的教授在把她推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时，写了这样一封推荐信：“颀晓在东南麻省大学的本科生里，是个有名的人物。她的学习名列前茅。一年前，她获得了洛克菲勒大学的夏季助教资格。在那里，她学习和掌握了蛋白化学的基